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元稹

字微之嘗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

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章映日可見乎與白樂天友善世稱元白元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寫

元詩百篇

合為屏風

元稹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
辨難得見焉嚴司空綬潛知其意每遣濤往侍

泊積登翰林濤寄獻松花紙百幅積就於所獻
紙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幻出文君與
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
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炬
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

元稹廉問浙東時別薛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
蜀取濤乃有劉采春自淮甸來篇韻雖不及濤
容華莫之比也元贈詩云新粧巧樣畫雙蛾慢

果常州透額羅。正面偷睛光滑笏。緩行輕踏皺
紋波。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
腦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即羅噴
曲劉所作也。元因與狎逐求在淝河七年因醉
題東武亭曰。役役間人事。紛紛碎薄書。功夫兩
銜盡。留滯七年餘。病退梅天發。親情海畔疎。因
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
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耳謂采春也。

元微之為浙東觀察使白樂天亦除杭州刺史常以詩筒往來倡和白語人曰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詩中亦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一聯兩地暗合

會稽號嘉山水而蓬萊閣為冠元微之為浙東觀察使辟竇鞏為副相與酬和時號蘭亭絕唱時白樂天刺杭州元以會稽州宅夸樂天云州城縈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目來四面常時對屏

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影向簷前落鼓角聲
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樂
天答詩云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侶僊居
猷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烟景初日出旌旗
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
却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誇州宅詩云僊都難畫
亦難書暫仕登臨不合居繞郭烟嵐新雨後滿
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

象虛為問西州羅剎岸、濤頭衝突近何如。樂天
答詩云：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為君書。嵌
空石面標羅剎，厭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
不動，波濤雖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似抵滯
堅頑。兩脅餘又答微之詩：可憐風景浙東西，先
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
耶溪。擺塵野鶴春毛暖，泊水沙鷗濕翅低。更對
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又以西湖誇微

之云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
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携漉酒巾逢花看當
妓遇草坐爲茵西山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
裝鴈齒輕浪蹙魚鱗盡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
野情遺世界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
最親皇天從所欲遠地得爲隣雲樹分三驛烟
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厭尺書頻

元植鞠微梓潼日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

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
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
在古梁州

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元微之病中賦詩云殘燈
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
坐暗風吹雨入寒窓樂天得詩云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况僕哉歎歎久之

元微之降達州司馬日投宿一舍壁間有字數行
乃積十五年初及第時贈妓者復次韻呈白居易
易云十五年前似夢游曾將詩句結風流管教
紅粉佳人和今遺青衫司馬愁

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
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
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皇棲

宋謝師厚作襄陽
聞管妓與二胥相

好此妓乞書扇遂改下二句云寄
與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元微之先娶韋氏字憲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
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為嘉
偶初韋憲叢逝不勝其悲為詩悼之曰謝家寂
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
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新
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為君營奠復營齋又
云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後自會

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
門外構綰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
者曰裴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
所以如此元立贈裴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
京華自恨風塵眼嘗看遠地華碧幢還照曜紅
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相隨即是家裴答曰候
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是

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從清塵相到千山外滄江
正暮春

太和中元積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白樂
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
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
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
得後回相見無未幾死于鄂樂天哭之曰始以
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

微之詩傳
入禁中宮

人能歌詠之
乎為元才子

白居易

字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每作詩令一老姬解之問解

否姬曰解則錄之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老為山水友劉樊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蜀不為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曰香七日其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白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畔平生詩數千篇士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一篇一金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觀姓名熟視

曰長安未貴居大不易及拔卷首篇曰咸陽原
上草一歲一枯榮野大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

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前言戲之耳因為

延譽聲名遂振

長安米雪至夏月則價等金鮮
白詩名動閭闔每需冰雪論筐

取之不復償
價日如是

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
一朵新千花萬草無顏色貞元末阿軟產一女
求小名于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之曰

皎皎有文士過之。元呼皎皎為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

樂天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胥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觀之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

詩而不能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詩。而
已。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奇狀新。閭谷
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明月三峽曙。潮滿九江春。
為問陽臺客。應如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
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夢荆王。電
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曉蒼
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
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

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
峰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
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
居易吟四篇與繁生同濟卒不賦詩

後薛能佐
李福於蜀

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
豈易哉悉去諸板惟留端一篇

張祜初未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
白曰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
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

頭何耶張顙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嘗記得舍
人有目連尋母白曰也何祐曰長恨歌云上窮碧
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尋母
耶

樂天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
自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
覆其上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
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

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
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
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榜
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蔭
之闢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劒倚天外
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為元祐次之祐
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
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慕母潛云

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為佳也凝曰
美則美矣爭如老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
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遂擅場拈嘆曰榮辱紛
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以拈
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
拈為詩酒友酷吟拈宮詞以白有非拈之論常
不平之乃為詩以高之曰腹在眼前人不覺道
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
戶侯○東坡遊廬山有以陳令舉廬山記寄者
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八開元
寺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
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

詩

崔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同年生元亮名最後
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教蓬萊最後仙後
白刺杭州元為浙東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白
以詩戲之曰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
天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後仙三郡有
唱和詩謂之三州唱和集

商玲瓏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
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前鳴。白日
催年。酉後沒。腰間赤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
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又歌。時元微
之在越州。聞之厚幣邀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
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唱多是寄君
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晉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旣出。猶得以

鱗鴻往返覩不為異白樂天湖上醉中代諸妓
寄嚴郎中詩云笙歌盃酒正歡娛忽憶仙郎望
帝都偕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
久別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魚還有此些惆悵
事春來山路見蘼蕪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賣
薪女贈諸妓詩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
負薪一種錢塘江畔女看紅騎馬是何人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墻卑坊門帖榜遲舊恩
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
今宵在何處惟看月明知劉賓客賀云把鏡朝
猶在添茶夜不歸鴛鴦分瓦去鸚鵡透籠飛不
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
衣唐人有誚失婢榜詩原情寄朝云撫養在香
閣嬌癡軟不依總然棄棄寵打情柳花飛曉
雲空調粉春羅柱賜木內家方如殺殺好處任從
歸偷鎖出淡閑風花何所依想應乘月去誰通
綽天飛燭暗新垂淚香疑舊舞衣思情如不斷
還向夢中歸揭榜諱曰依千聲叫不歸頭盤紅

纓髻身看紫羅衣、夾帶無金玉、窩藏
有是非、請君看賞格、惆悵信音稀

徐州張尚書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
書旣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不
嫁居是樓十餘年有詩三首其一云樓上殘燈
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
角天涯未是長、其二適看鴻鴈岳陽回、又覩玄
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其三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悄然自埋劍

履歌塵絕紅袖香消二十年白樂天愛其詩和
之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拂卧床燕子樓
中更漏永秋宵祇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
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
不成灰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潛然自
從不舞霓裳袖壘在空箱二十年又贈絕句諷
之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
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反覆讀

之泣曰自我公薨背妻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
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妻是玷我公清範也
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歛恨眉形同春後牡
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
不食而死

開成初白傳分司東都諸朝臣祖送裴休有令各
取一物為詩端從一字至七字成章須有離情
之意酒酒酌來飲取君莫訴時難久偏樂少年

能誤老叟。對月不可無。看花必須有。子髭一醉
一石。劉伶解醒五斗。臨行強戰三五場。酩酊更
能相憶否。

白傳分司東都。詩寄留守李絳云。白首故情在。青
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謂裴度崔
羣裴均王播李絳及居易自己也。

開成時李珣為河南尹。以人和歲稔。三月三日將
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晉公。召白居易劉

禹錫等十七人宴于舟中簪組交映歌笑間發
前水戲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僊
觀者如堵晉公首賦詩居易舉酒抽毫奉韻以
獻詩云金鈿耀桃李絲管駭鳬鷺水引春心蕩
花牽醉眼迷舞倦紅腰旋歌連翠黛低夜歸何
用燭新月畫樓西。

會昌初白傳致仕時裴晉公夜宴諸進士白賦詩
云九燭臺前十二株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

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
夜深臨去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
曾有無

會昌五年春樂天與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貞張
渾等為尚齒會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記之白
詩有天年高邁二疎傳八數多於四皓圖之句
其年夏又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禪僧如滿年九十五歲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

年齒寫其形貌與前七老題為九老圖仍以一
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
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途兩令威。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尚書賦詩有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尚書年旣高邁而小
蠻方豐豔因為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
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
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

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
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為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
雙枝移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
見兩星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
但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日成耳嘗燒丹于廬山
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絲作雲朵
染以異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着示山中道友

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白傳登龍門山河南

尹虛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四方過者必真酒塚前方丈之士常成泥滓子龜年一日於

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

後試之悉驗

楊汝士字慕巢小字沙哥鎮東川日族昆弟嗣復鎮西川對擁旄節世榮其門

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

迎於潼關晏新昌里第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

白俱在卽席賦詩汝士詩最後成元白覽之失

色詩曰。隔座應須賜玉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醪醺。是日汝士大醉歸。謂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矣。

開成初。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與妻崔同履任。白樂天是尚書妹婿。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伐。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壇。弄玉隨。

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
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罽畫羅裙任嫂裁。嫁得
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
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
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

唐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却
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宰雲開。山僧見我衣裳
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而今老大騎官馬。羞

何關西道姓楊。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德色
時公為破題次至汝士曰替日蘭亭無艷質此
時金谷有高入。白知不能加凌裂之曰笙歌鼎
沸。勿作此冷澹生活。元顧語曰樂天所謂能全
其名者也。

汝士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命妓張宴入與紅綾
詩曰郎君得意又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

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頭娘子譏夫人。

東川柳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楊汝士作鎮日以
巨魚飲之棠不卽飲楊以詩戲之曰文章謾道
能吞鳳盃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
須遭這老尚書棠答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曰
社會接餘歡一魚喫子終無愧鵬化為鵬也不
難楊頗不悅後棠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詩
忤楊公云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

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閔尚書與楊中外昆弟東川益怒為書讓其座主高鏐崇不任憂惕其後叅越薦軍事卒。

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尚書汝士之子牛源重故相牛僧孺之孫鄭朴河東節度使崔永式女婿楊嚴監察御史發之弟竇絨故相易直之子有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旨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等四人落下知

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鴈與冥鴻不合
翩翩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
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
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薛濤

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鄭。自官還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僑止百花潭。躬撰淡紅小彩箋。裁書供吟。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

薛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

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濟續之應聲
曰杖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大之父卒
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

濟辨慧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魚禽鳥獸乃
曰有虞陶唐濟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
鳥行罰薛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
都無一魚坐客大笑又成都節度使命濟改一
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遂韻卽度曰口有

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節度曰：如何一

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使一沒梁斗。至

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或以後一

節為高駢事，非也。按駢乾符初始
鄭度西川去大和四十餘年

元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

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

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濤初為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十離詩。

以獻一曰犬離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
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二
曰筆離手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
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三曰馬離
廐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
貌郎名墜不得華軒更一嘶四曰鸚鵡離籠隴
西猶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
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五曰燕離巢出入朱門

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卽泥穢汚珊瑚簾。不
得梁間更疊巢。六曰珠離掌皎皎圓明內外通。
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汚。不得終宵
在掌中。七曰魚離池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
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遊。
八曰鷹離拳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趁高
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掌上擎。九曰竹
離亭翳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

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十曰鑑離臺鉉。
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
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連帥遂復喜焉。撫言以
為獻元

積事

蜀人皆呼營妓為女校書。胡曾有詩贈薛濤曰。萬
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
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
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
蜀扶一妓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
踈。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

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慮念得脫空
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
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
曾開又那得工夫呪你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二終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唐

牛僧孺

字思黯弘之後弘封奇章公僧孺亦

皇甫員外二公大喜令於客戶坊稅一廟
院以居且誼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
而歸其日二公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
韓愈皇甫湜同謁牛先輩不遇翌日輦轂
名士咸往觀焉奇
章之名由是赫然

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

十人登科其後牛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
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校官後
僧孺罷相出鎮揚州居易退居洛中有詩送云
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武
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
吏立班迎閭外君彌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
得將相是門生

牛奇章鎮揚州日秀才蒯希逸有詩云蟾蜍醉裏

破。蛺蝶。夢中。殘。奇章每坐吟之

白樂天求箏於牛奇章奇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
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樂天嘗言思黯自誇前後服鐘乳三千兩而歌
舞之妓甚多乃謔予哀老故答思黯詩云鐘乳
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
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
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

我不教狂

牛思黯有能箏者白傳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

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

月中僊

白傳集有與牛家妓樂兩夜合宴之詩牛是奇章公也風流宰相謝安之後復

有此人

李程

字表臣在翰林時以堦前碑日影為入候因性懶每入必踰八碑號八碑學士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勝落矣初出試楊於

陵見其賦藁破曰德勳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

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
溪不平攜之以詣主文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
差一字主文因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放矣程後
出大梁聞浩虛舟應弘詞復試此題慮浩愈於
已專馳一介取旣至將啟緘尚有憂色及觀浩
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大吟
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

不能凌邁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漆滑之
譏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
女家索催粧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
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

李紳

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踈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踈三俊紳嘗建亭啼淮後

人題曰短李亭

李公垂初赴薦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
其憫農詩因曰李二十秀才必爲卿相果如其
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
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食粒粒皆辛苦

李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避不
及爲前騶所拘紳鞠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
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

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白傳藏書於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公垂有詩
曰寄玉蓮花藏絨書貝葉扃院閑容客讀講倦
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
莫雜小乘經

元稹廬察江東日修龜山寺魚池為放生銘戒其
僧曰勸汝諸生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
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垂到鎮遊

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
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怒復為二絕示之云剃髮
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緣說法無高
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情活白蓮。十千髻
鬘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
李相鎮淮南布素孫處士來謁李敦舊分待之殊
禮將行祖送河橋舟人回篙水濺飲妓李大怒
孫獻揚鄉詞曰半額鵝黃金縷衣玉搔頭梟鳳

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舟子

獲免罪

李德裕

字文饒吉甫之子贊皇人世稱贊皇公少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

司吉甫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
蔭補校書郎開成間京師大旱德裕拜相
即日大雨京師喜曰相公乃李德雨也吉
甫年五十一出鎮廣陵五十四自鄆入相
及德裕帥揚州後大拜
一如父之年時謂異數

李吉甫父微詩以一絕投維揚都護朱甄朱殊無

意李後生吉甫吉甫鄆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

詣府投刺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
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入九處違家鄉
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入骨誰念高堂未授
衣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又嘗
為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詔廣州幕吏鞠之
吏少年自負殊不假貸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
詒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
豪自謂能坐千里翼
黃昏依舊入蓬蒿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
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平原莊有一石
甚奇人醉坐其

上即醒名曰醒石德裕戒子孫記曰甯平泉者
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
弟也

李德裕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東南即徵士韋楚
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雅好山水相國居
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
楚老避於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銜黃詔余慙
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贊皇公在中
書不飲京城
水悉用惠山泉時謂水通有使京口者令於金山
下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至石城方憶

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墮

李文饒再貶朱崖道中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

文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李德

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
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李德裕在相位頗為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為
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亦有
惡之者為詩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
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盡閣
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
悵流水斜傾出武關

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以方
竹杖一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鬚
西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前所奉
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員而漆之矣公嗟
惋彌日故當時曾有詩云削員方竹杖漆却斷
紋琴

白敏中

王起主文意欲以第一人處之恨其與賀拔基為友基有文而落魄因密

令親知述意俾與基絕既而基造門敏中
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

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
中今當更取基矣遂以第一人處基而敏
中居
三焉

白敏中與樂天行簡兄弟相繼中第樂天作詩云
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
先語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
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
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

地莫向樽前語氣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
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
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崔鉉

字台碩元略之子後相宣宗太液亭宴
餞賜詩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當世

榮之嘗朝罷謂侍臣曰崔
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

崔魏公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
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滉曰此兒

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

崔鉉初為荆南節度李石從事開成中鉉拜相而石猶在鎮賀啟云賓筵初啟魯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崔鉉在相位所與善者鄭魯楊紹段復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

馬植

字存之為李贇皇所抑白敏中當國不次用之

唐京兆府試與同州華州解送無不捷者元和中
令狐楚鎮三鋒時及秋賦榜云特加試五場莫
有至者惟盧洪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馬植
方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
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畧曰文豹且異於驪
龍採斯踈矣白石又殊於珉蚌剖莫得之公大
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醜俄為
植所據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

今來驪務又中老拳。

植罷安南都復及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
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
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皇池上鳳皇飛勞君更
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邀問則失之矣後
自黔南召入為大理遷刑部判鹽鐵拜相

章孝標

子喝或謂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

元和中孝標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孝標

為歸燕詩畱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
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
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向誰
家門戶飛。

李紳鎮揚州請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
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窓拂
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孝標及第後寄李紳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鑲

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
紳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
不鍍。金十載長安得第一。何須空腹用高心。

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
上題詩客一半尋。為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
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
人。改為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
久乎。及還鄉而逝。

章碣焚書坑詩曰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
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章碣未第時方干贈詩曰織錦雖云用舊機。抽
起樣更新奇。何如且破望中葉。未可便攀低處
枝。籍地落花春半後。打窓斜雪夜深時。此時才
子吟應苦。吟苦鬼神知不知。後登乾符進士

姚合

崇魯孫終
秘書少監

唐人及第後或遇舊題名處即加前字有詩曰曾

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元和中姚合
及第賦詩曰新銜添一字舊友讓前途

姚合及第後調武功尉意甚不愜有閑居詩云縣
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
作書題

張又新

字孔昭薦之子時號張三頭謂
進士狀頭宏詞狀頭京兆解頭

張又新嘗作廣陵從事有佐酒妓每致情焉後二

十年罷江南郡舟道廣陵適李紳鎮淮南又新
素與李隙方懼其讐已而又遇風漂沒二子乃
投長牋首謝李憫然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
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旣而宴遇殊
厚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目張涕下李起更衣
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
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
瑁筵李覺之卽命妓歌以送酒張醉歸李令妓

就之

張郎中與楊虔州友善楊妻有德無容楊敬待特
甚張嘗語楊欲得美室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
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慍心楊以笏
觸之曰君何大癡張不勝忿應曰與君無間以
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
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
君詎不聞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乃為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
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
心

張又新刺九江有門士劉魯風往謁之為典謁者
所阻作詩云萬卷詩書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

翁無錢乞與報知客名紙毛生不肯通

又新初與李仲

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張樞與程普範
八人附李逢吉又有從而附麗之者八人皆任

要處號八

閨十六子

胡釘鉸

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每因
茶飲必奠醑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柳惲也平
生善為詩而嗜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為報欲
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曰但率子意言之
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時人謂之釘鉸詩其喜
一園田韓少府見訪曰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看荷
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藥
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
鶯下柳條又觀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
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
魚驚不應人

郭捧劍

咸陽郭氏僕媵甚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
事音樂常以望水沉雲不遵驅榮每遭鞭捶終

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
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
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
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
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
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為愚俗蒼
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
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

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三終